

初见大刘是在我家的装修现场。八月里一个闷热的午后,挥汗如雨的大刘赤裸着上身,在尖锐刺耳的电锯声中,他熟练、自信地劳作,好似一位战场上的将士,漫天飞舞的木屑,居然营造了几分雪花飘舞的意境。他上身健硕宽厚,微曲着,目光如高手射出的箭一般准确,那些不可一世的木材,在电锯的强大攻势下,个个败下阵来,在他的脚下堆积如山……我以前没有机会,这么近距离欣赏一个专注的劳动者的劳动场面,就没有惊动他,脑子却琢磨着,大刘的身体的确适合赤裸,城里的男人就不行,若也这般光着身子,就要么显得单薄苍白,要么挺着个肚臍,一副油腻的样子。我决定一会和他商量一下,让他做我的模特,我正准备参加一个《追梦》的主题画展,想创作一幅劳动者的画像。

等到飞舞的木屑尘埃落定,大刘发现了门口的我,他做了一个颇让我意外的举动。只见他迅速地转身,健壮的身体在空中做了一个漂亮的扭转,变戏法似的变出一件汗衫套在他粘满木

屑的身上。这一点就不像一个木匠了,你几时见过木匠干活,还怕人看见他光着膀子?

可大刘的确是个木匠。这但凡人和什么东西接触得久了,总不免会带着那个东西的某些特性来。好比我们院里的一个行动迟缓的老妇,自从她养了一条调皮成性的英卡狗后,久之,就觉得她也变得如那英卡一般敏捷机警起来,不然那天,她怎么目光如炬的,一眼就看穿了在院里溜达的帅哥是个贼来?大刘整天和木头打交道,自然性格中就有了些木头的特性——亲切、质朴。可我又总觉得这两个词,不足以概括我对大刘的总体印象。大刘整天摆弄的,可不是从原始森林里砍伐出来的,带着自然气息和日月灵光的木材。和大刘混在一起的木材,全部都带着现代工业的深深烙印。它们是用我们无从知道的现代工艺制作而成,个个光鲜无比,可天知道,它们的身体里有没有藏着甲醛或苯这些个要命的东西呢?嗯,大概就是这样的原因,大刘的质朴中便有些世故,亲切里也有些许的狡黠。好在这点

D

月光城 小小说

君娃

大刘

点的瑕疵也仅仅是点点的瑕疵而已。咱们不能要求他有他的祖师爷鲁班那样的鬼斧神工,也不能要求他有雷锋那样的境界。因为大刘只是个木匠。他要用他粗糙灵巧的双手担负着自己的生活。

大刘的手艺还算不错。大概是接的活太多了,总想在最短的时间里完工,他常犯些细节上的错误,我给他指出来时,他喜欢讪讪地先为自己开脱一番,然后再按照我的要求改过来。我拿支铅笔在墙上给我的家具定稿,顶着一头木屑的大刘毫不掩饰他对我的赞美,他说我应该自己开个公司,自己当设计师。其实大刘给我提建议的时候,也喜欢用一个词——设计。他说,这个床这样设计可好?门口那个鞋柜可以那样设计……

我以他为模特画的《劳动者》获了金奖,每次被采访我都会提到他,人们说,大刘的身材可以和《掷铁饼者》相媲美。最后,大刘比我出名。大刘一副好皮囊给他带

来了新的机遇,他被一个健身机构挖走了,要培养他当健身教练。

某天,我在一个聚会上见到他,他整个变了个人,脸小了一圈,肱二头肌却发达到让人不好意思老盯着,因为他身边还跟着一个年轻美丽的姑娘,这么个壮汉,席间只吃了十粒毛豆米儿,我问他怎么不吃东西?他说,下周有个重要比赛,他正在严格控制体重。

其实就算拿了大奖,奖金也不够我训练的开销,他说着挺直了身子,两大块胸肌在紧身汗衫里抖了抖,他身边那个姑娘向我投来一个不太友好的眼神。我莫名其妙有点脸红,突然想起大刘来我家领工钱的那天,是穿了笔挺的西装来的。西装里面是他整天穿的那件白汗衫,有点皱巴巴的,他郑重地从我手里接过一沓人民币,习惯性地用食指沾了点唾沫。他粗壮的大手钱时稍显笨拙,可神情却如站在电锯前锯木头一样目光炯炯。

### 薇甘菊

薇甘菊小巧、干净。藤类,爬在旁边的芦苇上。花朵如同韭菜花,是一撮小白点的集合,呈开放的穗状。叶子心形,顶端尖锐。与世无争的外表下,隐藏着酷爱杀生的心肠。薇甘菊所过之处,寸草不生,它凌驾于所有植物身上,影响其光合作用,致其无法繁衍生息,数量越来越少,某天终于绝迹。高大如血桐、紫薇、小叶榕,顽强如马缨丹、盐肤木、叶下珠,可爱如荔枝、九里香、铁冬青等等,皆伤于其手。谁也跑不脱,只能咬牙忍受着。

好在有人类介入。谁对人类有用,谁就应该活下来。搅局者出局。他们的手段多得多,只几个回合,一个岛屿的薇甘菊几近灭绝。剩下的仓皇逃窜。

午后阳光和暖。一条刚刚整治好的小河,流水潺潺,芳草萋萋。薇甘菊夹杂其中,偶露峥嵘。其它植物没有惊呼求救,薇甘菊亦未立马横刀。天下太平。

此时,空中传来布道者的声音。万物皆入睡,只微甘菊仰头倾听。布道者确实就是直指薇甘菊一个。从天而降,空谷回音,和缓,冷静,鞭辟入里,就连睡着的植物在梦中都为之微笑,甚或流泪。关于仁慈,爱与死,关于杀戮与救赎,流血与和平,薇甘菊入耳入心,被那言辞的美丽所打

动。它心跳加速,甚至想把那些句子复制下来,用自己的花苞传播出去。另一方面,它又觉众多的道理,统统和自己无关,布道者所讲,乃另外一个世界的事情和主人公。自己是一个安安静静的男子,只关心岁月晴好与否。身外的植物们,偶尔会给自己带来一点点悲伤,但慢慢消化一下也就是了。那个布道者的声音真好,应该让更多的人听到。让自己的忧伤,也在这声音里悄悄消解。

岭南的深秋,四季中最好的天气,万物的心都变柔软。仅存的这几株薇甘菊,自定义为虔诚的倾听者,柔弱的妥协者。它们在午后的阳光里伸展枝节,扎根,汲取他者的营养,悄悄蔓延,并坚信世界会更好。

### 夜香牛

细小的种子落在柏油马路上,又硬又热。它很想爬上那辆车。车中载着数不胜数的植物种子。假以时日,这些种子将花红柳绿,缤纷绚烂。那辆车一天一趟,从城市这头儿跑到那头儿。跑一次轧一次它的头。终于有一天,车轮将其甩到绿化带的泥土上,落地生根。

夜香牛是一种野草,且有响当当的药用价值,可治疗感冒发热,咳嗽,痢疾,黄疸型肝炎,神经衰弱等。但它最多也就是一两分米高,茎细如线,枝枝杈杈很多。叶窄长。花朵更小,长成后也不过苍蝇大,圆柱状,紫红的一点。有

X

月光城 散文

王国华

许多花

一种植物叫“一点红”,夜香牛就像一点红的缩小版。此类植物很难形成气势,扮靓环境的效果不明显,人工种植者或许有,吾未得见。

而它并不缺生命本能。夹杂在成千上万的蟛蜞菊、五色梅以及其它种种植物中,茎、叶、花都使出了吃奶的劲儿。有人定期来洒洒水,夜香牛属于滥竽充数抢食吃的。

它从不喊口号,比如“不靠天不靠地,就靠自己”之类,它知道自己又靠天又靠地。空气、泥土、阳光,哪一样不是拜天地所赐?它甚至要靠身边这些非我族类,借人家的光。不同之处,它们没有一片一片成群结队,而是零星穿插其间。或紧贴着铁栏杆,或委身于一块旧轮胎旁,争出一点点空间,彼此隐约可见,抑或完全不见,因此形成不了统一思想,各自保持着自由和独立。故,它们身上多了一些野性,眉宇间落了些舒朗。小归小,细归细,胎里带来的硬气不见丝毫缺损。不高兴的时候,隐忍,闷声抗争,却不会决绝到誓不与谁为伍,拔腿逃走。天和地,阳光和雨,又不归那些豢养植物们独有。

这个鲜花盛开的城市,必然要柔媚与野性齐飞,咖啡大蒜共一色。夜香牛跳脱了条条框框,相对遵循了天意。细微若斯,依然撑得起名字里的“牛”字。

### 光荚含羞草

一人去花店买含羞草,搬回家后,手触叶片,叶片并不卷曲,知道买了假货,遂到花店讨说法。店主说,是真货,可能你买的那盆含羞草不要脸吧。

有这样的含羞草吗?昨日在山路上碰到了一种,外表极像含羞草,花朵毛茸茸,如雪如絮,球状,玻璃珠大小。含羞草大多粉红或白色,此花为白色。含羞草叶片羽状,疏密得当。此叶亦然。但含羞草是草,该植物是树,傲然于其它灌木中间,居高临下的样子。花、叶相似,仿佛两人撞脸,旁观者兴趣盎然,打量一遍又一遍,做无聊对比,二者大腿长什么样反不重要了。

此树名曰光荚含羞草,虽带“含羞”二字,叶片怎么碰都巍然不动。刻意将其捏起来,一松手,仍唰地弹回去。

想起不久前见到的含羞草。贴着地面,十几片叶子,我挨个儿触碰,它不厌其烦地卷曲。触第二遍,它就又要一遍脸。若碰到个手欠的人,一天至少要几十次脸。

光荚含羞草一次不要脸后,人们了解了它的禀性,恶搞的兴致烟消云散。所以它不要脸的次数并没那么多。

此树生存能力极强,据说已被列入入侵物种。我见到的这棵或为野生,即使种植也是控制种植,毕竟不如含羞草让人放心。